

戚印平 著



COLECÇÃO CULTURA DE MACAU

澳门文化丛书

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

兼谈耶稣会在东方的教育机构

*A Study on
Saint Paul's College in Macao*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戚印平 著

COLECÇÃO CULTURA DE MACAU

澳门文化丛书

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

兼谈耶稣会在东方的教育机构

*A Study on
Saint Paul's College in Macao*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兼谈耶稣会在东方的教育机构/
戚印平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

(澳门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3864 - 1

I. ①澳… II. ①戚… III. ①教会学校 - 研究 - 澳门

IV. ①G639.28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9717 号

· 澳门文化丛书 ·

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

——兼谈耶稣会在东方的教育机构

著 者 / 戚印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东亚编辑室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王玉敏 张文静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徐兵臣

项目统筹 / 王玉敏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5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280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864 - 1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

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

出版说明



国学大师季羨林曾说：“在中国 5000 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门。”

澳门是我国南方一个弹丸之地，因历史的风云际会，成为明清时期“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桥头堡，并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互动下，形成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

从成立伊始，文化局就全力支持与澳门或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学术研究，设立学术奖励金制度，广邀中外学者参与，在 400 多年积淀下来的历史滩岸边，披沙拣金，论述澳门文化的底蕴与意义，凸显澳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012 年适逢文化局成立 30 周年志庆，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本局精选学术奖励金的研究成果，特别策划并资助出版“澳门文化丛书”，旨在推介研究澳门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学术成就，以促进学术界对澳门研究的关注。

期望“澳门文化丛书”的出版，能积跬步而至千里，描绘出澳门文化的无限风光。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谨识



插图 1 澳门圣保禄学院创始人范礼安神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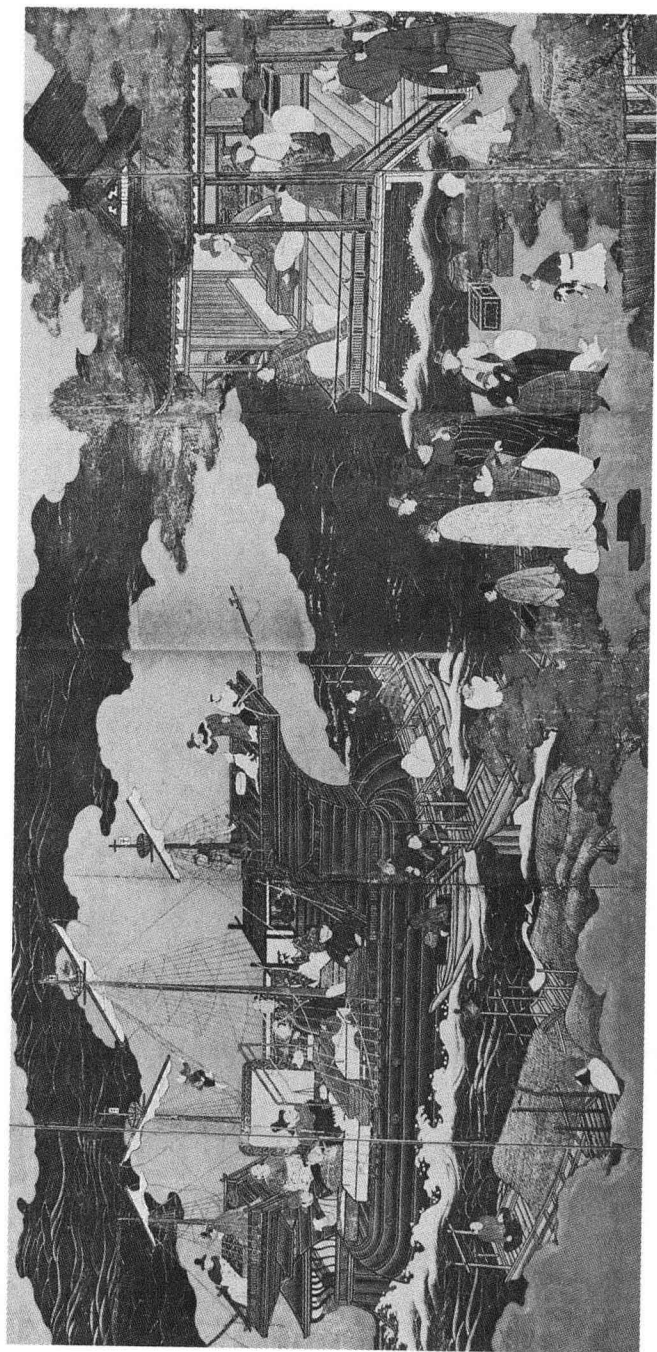


插图2 南蛮屏风 16世纪末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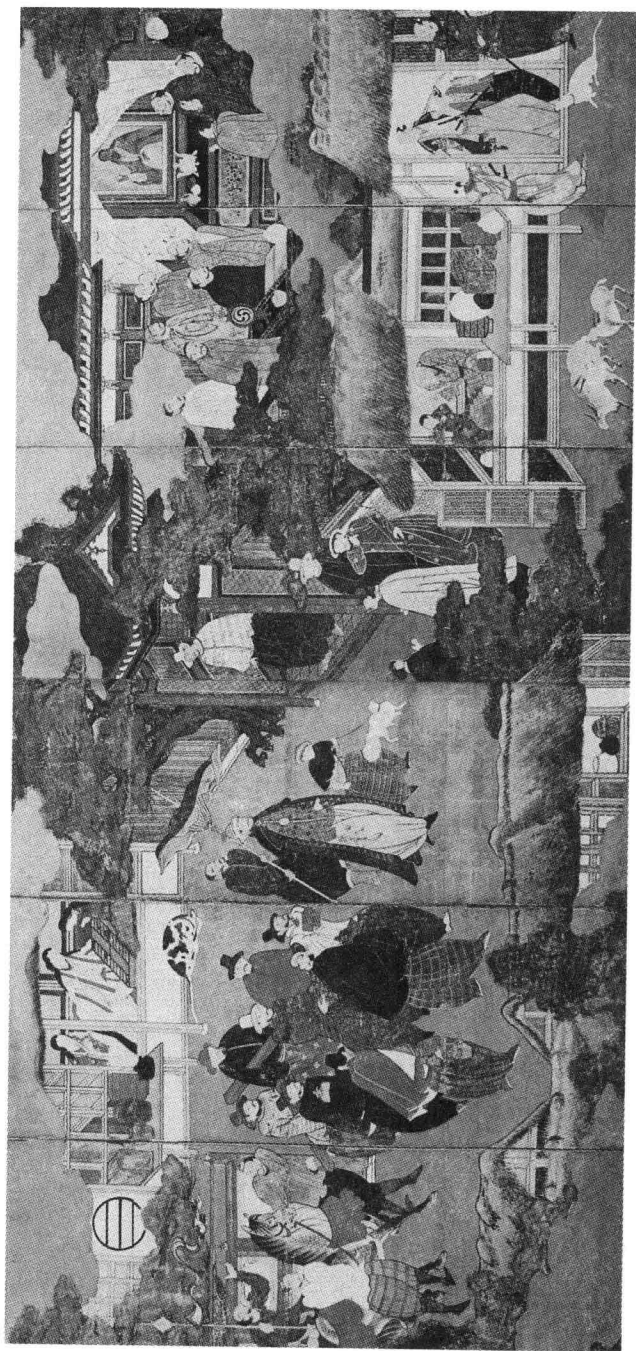


插图 3 南蛮屏风 16 世纪末期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同时代欧洲大学以及耶稣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 1
- 一 汉语文献中的相关记述 / 2
- 二 西语文献中的相关记述 / 11
- 三 《耶稣会会宪》中的相关规定 / 21
- 四 远东耶稣会的同类学校及其教育模式 / 33

第二章 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建立及其相关争议 / 51

- 一 建立神学院的最初设想 / 51
- 二 范礼安的建校构想与动机 / 55
- 三 范礼安的建校理由及其争诉 / 61
- 四 果阿教区的反对态度与理由 / 70
- 五 孟三德等内部人士的反对意见 / 82

第三章 澳门圣保禄学院的人员构成及其组织机制 / 94

- 一 神学院的建筑工程及其资金来源 / 94
- 二 神学院学生和其他相关人员 / 102
- 三 学院院长的职责与基本使命 / 109
- 四 神学院与当地修院的关系 / 118



第四章 澳门圣保禄学院的教学体制 / 128

- 一 《耶稣会会宪》中的相关规定 / 128
- 二 主要教学科目与内容 / 137
- 三 不同科目的教学模式 / 145

第五章 澳门圣保禄学院的财务问题 / 163

- 一 神学院基金的相关规定与实际的资金来源 / 163
- 二 国王年金及其他收入 / 173
- 三 商业性收入 / 184
- 四 管区代表的工作内容 / 193

参考文献 / 217

附录 天球论 / 221

人名索引 / 296

其他索引 / 299

第一章 绪论

——同时代欧洲大学以及耶稣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凡研究天主教东传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者，绝不可忽视澳门历史；凡研究澳门历史者，又无法回避圣保禄学院。仅此而言，考证并分析澳门圣保禄学院及其相关历史的重要意义已毋庸多言了。

基于对本地历史及传统文化的关注，澳门文化局在 1994 年举办了“纪念澳门圣保禄学院创办 400 周年”的国际研讨会。随后，澳门《文化杂志》又编纂刊行了《1594 ~ 1994 · 澳门圣保禄学院四百周年论文特辑》和《澳门圣保禄学院文集 · 艺术、科技、文化》，刊登了葡萄牙历史学家桑托斯（Domingos M. G. dos Santos, S. J.）的《澳门 · 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等 18 篇相关论文。2001 年，澳门理工大学的李向玉博士又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题为《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的专题论著，全面论述了圣保禄学院的创立、教学及管理体制、人员构成及其附属机构的基本情况^①。上述学者们的重要著述为本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

^① 在最近结集出版的《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 历史卷》中，还收录了李向玉博士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关闭时间之辨析》（原载《行政》杂志 2000 年总第 49 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暨公职局）一文。此外，此文还列举了一些可资参考的相关中文论文，其中包括张春申的《圣保禄大学给我们的启示》，刘羡冰的《圣保禄学院历史价值初探》，阿玛罗的（Ana Maria Amaro）《中医对圣保禄学院药房（转下页注）



基础，亦理所当然地成为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然而，我们还必须承认的是，与利玛窦（Matteo Ricci）、艾儒略（Julio Aleni）、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热门人物以及“礼仪之争”、“南京教案”等传统命题相比，国内学者很少关注位于偏远之地的澳门圣保禄学院，虽然有人会在他们的论文或著述中提及这所教会学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被一笔带过，很少有人对这一课题展开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

客观地说，导致这一缺陷的原因主要是缺少必要的历史文献^①，但另外，亦因为我们很难将这个葡萄牙人租住地上的教会学校方便地纳入传统的国别史、双边史以及某些专门史的研究范畴和模式之中。但是，正如本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能打破成见，跳出上述樊篱，从一个更为宏大的视角来看待 16 世纪之后的东西方关系与宗教传播，澳门和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历史意义便立即更为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一 汉语文献中的相关记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采取不同视角的纵向及横向比较，尤其是关注同

（接上页注①）的影响》，António Lopes 的《圣保禄学院为澳门居民提供的服务》，马拉特斯塔神父（Edward Malatesta）的《圣保禄学院：宗教与文化的研究院》，迭戈·结成的《圣保禄学院与日本教会》。参见吴志良、林发钦、何志辉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 255 页。必须声明的是，日本学者高濂弘一郎先生在《基督教时代的文化与诸相》（八木书店，2001）一书第二部《基督教时代澳门日本耶稣会的教育机构》中译介了有关圣保禄学院的大量文献，本书引用的原始材料，大多源自此书。

① 另据日本学者的介绍，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年度报告集可参见 Oliveira e Costa, João Paulo (ed.), Pinto, Ana Fernandez (trans.), *op. cit.* 而圣保禄学院的相关材料，还散见于《澳门市议会文书》（Arquivos de Macau, Vol. I - III）、《马斯卡莱尼亚斯文书》（BPADE, Cod. CXVI/2—5）和《季风文书》（*Livro das Monções ou Documentos Remetidos da India*, Arquivos Nacionais/Torre do Tombo.）等文献之中。〔日〕冈美穗子：《商人与宣传师，南蛮贸易的世界》，东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 216 页。

时代欧洲教育的基本特征以及耶稣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不仅是认识并理解澳门圣保禄学院的重要前提，同时亦可以为准确把握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基本属性及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提供参照。基于上述视角，同时代著名耶稣会士艾儒略在其《职方外纪》和《西学凡》中对当时欧洲教育的介绍，显然是汉语文献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

在刊于1623年的《职方外纪》一书中，这位来自意大利的神父对当时欧洲的教育情况做了如下介绍。其曰：

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为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其小学曰文科，有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文章议论。学者自七八岁学，至十七八学成，而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于中学，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学落日加（*logica*，逻辑学），译言辩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西加（*physica*，自然科学），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a*，形而上学），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哲学）。学成，而本学师儒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译。一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凡试士之法，师儒群集于上，生徒北面于下，一师问难毕，又轮一师，果能对答如流，然后取中。其试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遍应诸师之问。如是取中，便许任事。学道者，专务化民，不与国事。治民者秩满后，国王遣官察其政绩，详访于民间，凡所为听理词讼，劝课农桑、兴革利弊、育养人民之类，皆审其功罪之实，以告于王而黜陟之。凡四科官禄



入皆厚，养廉有余，尚能推惠贫乏，绝无交贿行赂等情^①。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中，艾儒略此书有着不同凡响的特殊意义，与旨在教义宣传的许多教会出版物不同，《职方外纪》的内容基本上与信仰传播无关，而是侧重于人文地理的介绍。除了关于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地理知识以及欧洲社会的诸多情况之外，此书还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当时西方教育的大致情况。但需要指出的是，不知是缘于提高其自身形象，以便加强其宗教教义的宣传功效，还是由于中国助手进行修饰时情不自禁地卖弄文辞，艾儒略此文颇多夸张渲染之处，所谓“学道者，专务化民，不与国事”，“凡所为听理词讼，劝课农桑、兴革利弊、育养人民”以及“四科官禄入皆厚，养廉有余，尚能推惠贫乏，绝无交贿行赂等情”，显然是子虚乌有的自吹自擂。

再者，文中所言之“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亦与事实不符（恐与中国文人的文字修饰有关）。正如诸多教育史专著早已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欧洲社会虽已进入了文艺复兴的启蒙时代，但其近代教育体制尚未成型，面向平民的世俗学校为数极少，更谈不上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中学和小学教育。

或因主旨所限，《职方外纪》的相关介绍相对简略，可能是想弥补这一缺憾，艾儒略在几乎同时出版的另一部著作《西学凡》中，对前文中所涉及的欧洲教育体系作了更为详尽而系统的说明。

艾儒略首先提到的，是被译为“勒铎理加”（*rethorica*）的文科。他这样解释：

文科云何？盖语言止可观面相接，而文字则包古今，接圣贤，通意胎于远方，遗心产于后世，故必先以文辟诸学大路。其文艺之学，大都归于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

^① [意] 艾儒略著《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中华书局，1996，第69~70页。

种诗文，一自撰文章议论。又附有交接进退之道，有拊奏之乐，有合节之舞，有书数之奥，赞经之咏。此诸学各有一公堂习之。自幼习文学者，先于一堂试其文笔，后于公所试其议论。其议论之法，大约必由五端。一先观物、观事、观人、观时势，而习觅道理以相质。所谓种种议论之资料是也。二贵乎先后布置，有序而不紊。三以古语撷萃润色。四将所成议论，娴习成诵，默识心胸，其人灵悟善记，则有温养之法；其人善忘难记，则有习记之法，终至公所主试者之前诵说之，或登高座，与诸智者辩论焉。盖议论本欲破人之疑，而发其志，以善处其事，事能通人之心，感人之情，无益也。故言语之轻重疾徐，以至容貌，顾盼举手瞬目，皆有其法。俾之者，爱恶悲喜，言下即触，不徒浮言散于空中而已。五者之中，又以实理为主，以致于用，决可见诸行事，或衿绅偶有大事难决者，或民习于陈陋业、沉于邪俗者，或当诵说圣贤之功德，或当讥弹不肖之恶行，或防国家之灾，而杜将来之乱者，皆须有识能文之士，立论匡扶众前剖析，使其事理调畅，群终尽释，枉者伸，诈者服，凶顽者罪，及以修道设教，使弱者见而立志，狂者见难而加谨也^①。

按照艾儒略的上述解释，欧洲教育体系中的文科包括语言和文字两个部分，在学习了这一作为“辟诸学大路”的基础知识后，进入被称为“文艺之学”的学习。根据我们对欧洲教育的习惯认识，这里提到的四个部分，即所谓的“古贤名训”“各国史书”“各种诗文”和“文章议论”，可大致对应于名人古训、历史文献、诗词歌赋和学术辩论。

^① [意] 艾儒略：《西学凡》，载中国宗教历史文献编纂委员会《东传福音》（第11册），黄山书社，2005，第490页。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艾儒略随即谈到被译为“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的所谓“理科”。并且逐一解释了这一学科所需要的学习时间和每一年学习的主要内容。其曰：

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人以义理超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与天近。然物之理，藏在物中，如金在砂，如玉在璞，须淘之剖之，以斐禄所费亚之学。此学斐禄所者，立为五家，分有门类，有支节。大者学之专者，则三四年成。初一年，学落日加。夫落日加者，译言辩之道，以立诸学之根基。辩其虚与非、虚与实、表与里之诸法。即法家、教家，必所借径者也。总包六大门类。一门是落日加之诸豫论，凡理学所用诸名目之解，一门是万物五公称之论，即万物之宗类，如生觉灵等。物之本类，如牛马人等物之分类，如牛马人所以相分之理。物类之所独有，如人能言，马能嘶，鸟能啼，狮能吼等物类，听所有无，物体自若，如艺于人，色于马等。一门是理有之论，即不显于外，而独在人明悟之中，义理之有者，一门是十宗论，即天地间万物十宗府，一谓自立者，如天地人物，一谓依赖者，不能自立，而有所赖焉以成。自立独有一宗……

第二年，专学费西加，为斐禄所之第二家。费西加译言察性之道，以剖万物之理，而为之辩。其本未原其性情。由其当然，以究其所以然。依显测隐，由后推前，其学更广博矣。亦分有六大门类，第一门，谓之闻性学，又分为八支，一为费西加之诸预论，其二总论物性，其三总论有形自立之物性，其四讲物性之三原，其五总讲变化之所成，其六总讲物性之所以然，其七讲依赖有形者，如运动、作为、抵受、处所、几何等。各有本论，其八论天地与其有始无始否，有尽无尽否，而此八大支论，各有本书具载。此为闻性之学也。其第二门，则

论有形而不朽者，如言天之属。三门论有形而能朽者，如人兽草木等，与其生长完成死坏之理。四门总论四元行本体，火气水土，与其相结而成物。五门详空中之变化，地中之变化，水中之变化，六门论有形而生活之物。分为五支，其一先总论生活之原，所谓魂者是也。次论生长之魂，与其诸能，次论知觉之魂，与其五官之用，四识之职等。次论灵明在身之魂，与其明悟爱欲之者理。次论灵魂离身后之诸能何如。而性命之理，尽格物之学可造矣。

第三年进斐初所第三家之学，所谓默达费西加者，译言察性以上之理也。所谓费日加者，止论物之有形。此则总论诸有形，并及无形之宗理。分为五大门类，其一豫论此学与此学之界。二总论万物所有超形之理，与其分合之理。三总论物之真与美。四总论物之理，与性，与体，与其有之之由。五论天神诸若，终论万物之原等种种义理。此皆因物而论究，竟因变经之自然，而究其自然之所以。然此所谓天主与天神，特据人学之理论之，尚未到陡禄日亚所按经典天学而论，盖彼学又进一学也。

第四年总理三年之学，又加细论几何之学，与修齐治平之学。几何之学，名曰马得马第加者，译言察几何。几何之道，则王乎审究形之分限也。复取斐禄之所论天地万物，又进一番学问，是第四家。盖斐禄本论，其性情变化，而玛得玛第加，专究物形之度与数度，其完者以为几何。大数其截者，以为几何众。然度数或脱物体而空论之，则数者立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或二者在物体，而偕其物论之，则数者在音声相济为和，立律吕家；度者在动天转运为时，立历法家。而各家始分流别派矣。此度与数，所关最巨，不但识各重天之厚薄远近大小，与其昼夜长短节气之分，至启闭年月之闰余，道里之阔径，地海之广深，而农以此知旱潦，医以此察运气，商以此计



蓄散，工以此详坚脆，无不资焉。即如国家大事，治水者而不审其高庳，何由酌其聚泄，用兵者不谙器数，何从运其方略，故西方所尚，虽不立此科取士，若有精于此者，便人人推毂，而国王隆礼延之，以为共学之师，尊显其矣。故士人多相传习，自备测天之器，天地之仪，笔笄之书，测量之具，以为读书玩好，其于国家之事，屡显有大功用^①。

很显然，这个经中国文人助手润色修饰后的所谓“理科”，与我们现在大学教育体系中耳熟能详的理科系统完全不是一回事。按照艾儒略的介绍，这一“理科”的学习共需四年，第一年学的是所谓的“落日加”，即“言辩之道”；第二年学的是费西加，是关于剖解万物之理的“察性之道”；第三年学的是“默达费西加”，是在前一年学习基础之上的“察性以上之理”；在最后一年中，是“总理三年之学”，而且加学“几何之学”和“修齐治平之学”。

关于第四年学习的内容，这里所说的“几何之学”是不难理解的，而所谓的“修齐治平之学”和“大斐录之学”，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对此，艾儒略又有如下详细解释。其曰：

修齐治平之学，名曰厄第加者，译言察义理之学。复取斐录之所论物情性理。又加一番学问，是第五家。大约括于三事，一察众事之义理，考诸德之根本，观万行之情形，使知所当从之善，当避之恶，所以修身也。一论治家之道，居室处众，资业孳育，使知其所取、所当戒，以齐家也。一区别众政之品节，择贤长民，铨叙流品，考覈政事，而使正者显，庸邪者进弃，所以治天下也。而身即修，家即齐，国即治平，则人

^① [意] 艾儒略：《西学凡》，载中国宗教历史文献编纂委员会《东传福音》（第11册），黄山书社，2005，第491~493页。